

# 谁是谁？ ——《庄子》、鲁迅的《起死》和恩岑斯贝格对庄子的重写

卜松山 (Karl-Heinz Pohl) 著，曹一帆译

这篇论文探讨了经典主题的变异，同时也思考了 1970 年代跨越古今与中西的文学相遇。这里包括相遇和变异两个层面：首先，中国早期现代最著名的作家鲁迅重写了公元前 3 世纪的道家先祖庄子。第二，当代德国知名诗人和学者恩岑斯贝格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 重写了鲁迅 (他重写了庄子)。因此，这篇论文是对文本间性的一次跨越性 (avant la lettre) 探索。

## 一、《庄子》——原始文本

鲁迅和恩岑斯贝格的变异文本是《庄子》中的一则故事：“庄子发现了一个头骨”。

庄子之楚，见空髑髅，髑髅有形，撒以马捶因而问之，曰：“夫子贪生失理，而为此乎？将子有亡国之事，斧钺之诛，而为此乎？将子有不善之行，愧遗父母妻子之丑，而为此乎？将子有冻馁之患，而为此乎？将子之春秋故及此乎？”于是语卒，援髑髅，枕而卧。夜半，髑髅见梦曰：“子之谈者似辩士。视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则无此矣。子欲闻死之说乎？”庄子曰：“然。”髑髅曰：“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反子父母妻子闾里知识，子欲之乎？”髑髅深矐矐曰：“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庄子·至乐篇》)

故事传达了这样一种态度，即平静而从容地面对死亡，最终获得生命的自由。<sup>1</sup>然而，它所表达的不仅仅是接受死亡从而达到内心的自由，更重要的是，死亡本身也被描绘为自由的终极王国。这是典型的庄子式故事，因为它用图像或轶事进行哲学启示。然后我们可以发现，让鲁迅与恩岑斯贝格真正感兴趣的，并非这则故事的哲学意义，而是它的形象化表达。

要理解鲁迅和恩岑斯贝格对庄子的改写，另一篇更知名的文章尤为重要——庄子的《梦蝶》：

---

<sup>1</sup> 关于《庄子》中对死亡的态度，参见 Karl-Heinz Pohl, “... that to philosophize is to learn to die' – East and West. Montaignes's Views on Death compared to Attitudes Found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 in: *Philosophieren über den Tod. Death in Eastern and Western Philosophies*. Hans-Georg Möller, Günter Wohlfart (Eds.). Köln: edition chora, 2004, S. 39-50.

庄周梦蝶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庄子·齐物论》）

这是中国哲学故事中最广为流传的文本。其主题是变的观念，它对道家乃至整个中国思想举足轻重（比如《易经》）。庄子赋予这个变（或化）的观念以独有的转折：没有单一与恒定的观物视角，只有我们可以设想得到的种种视野。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假定的某个固定“自我”或“身份”就不存在。<sup>2</sup>事实上，这就是可能的多重视角——进一步用现代术语来说，“多重身份”的选择——在庄子看来，“至人”绝不固着于任何单一的视角或自我，而是自我提升以超越这些差异性而栖身于道。

## 二、鲁迅对庄子的重写

鲁迅是一个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被认为是现代中国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他经历和参与塑造了现代中国的成型期，即所谓的五四运动。当时的时代精神是激烈的反传统，甚至是更为激进的破除偶像。鲁迅的文学观认为，文学必须是对社会问题与“国民性”的批判（后者可见于他著名的小说《阿Q正传》）。在1930年，鲁迅参与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以此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在1935年，也就是他去世前一年，他发表了小说集《故事新编》，书中包括九篇中国古代故事与传说的改动与重写，英语译者洛威尔（Julia Lovell）如此描述该书：

《故事新编》用当代的反讽方式讲述了相反视角下的中国古老故事，作者鲁迅终其一生在当下、未来和过去中穿梭转换，而《故事新编》便是这种往复的最后印记[……]它是令人好奇的混合物：晚年他如逃避主义者一般退出马克思主义，并时不时加上乡野之人的哂笑。<sup>3</sup>

在这本集子的序言中，鲁迅如是描述这些故事：

其中也还是速写居多，不足称为“文学概论”之所谓小说。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而且因为自己的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所以

<sup>2</sup> 这里很有趣，早在佛教中的“无我”观念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就已生发出佛教思想的征兆。

<sup>3</sup> Julia Lovell (Transl.), *The Real Story of Ah-Q and Other Tales of China*, London: Penguin, 2009, p. xxx-xxxi.

仍不免时有油滑之处。<sup>4</sup>

因此，尽管《故事新编》大多写于鲁迅晚年，但就他本人而言，该书并不能代表其创作的最高水准，但它却是鲁迅进入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的一次有趣尝试。此外，他于《故事新编》序言中承认“过了十三年，依然并无长进”之后，以这样的句子结尾：

不过并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却也许暂时还有存在的余地的罢。<sup>5</sup>

书中的最后一篇故事的题目“起死”，通常翻译为“Resurrect the Dead”<sup>6</sup>；它是根据庄子发现头骨的故事改编的剧本，以下是内容梗概：

庄子在去往他国的路上发现一根头骨，他想请司命大人让死者复生，这样就可以与之交谈了。司命应声出现，而庄子则显得颇为蠢笨，以死者亦有妻儿为由要求将他复生——尽管他们也已经死了很久了。在与司命争执“生死有命”时，庄子谈到了“梦蝶”，而司命因此把庄子概括为“能说不能行”。尽管如此，司命还是实现了庄子的愿望，死者活了过来——这个汉子全身赤裸，紧接着发生了一幕可笑的场景，他们俩对汉子活着时的历史朝代产生了误解：汉子当然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他相信自己是睡着了，并且最关心的事是赶紧找衣服穿上。因此，庄子称其为“彻底的利己主义者”，而汉子把庄子当做偷了他衣服和包裹的骗子。事实上，庄子唯一感到好奇的是：这个死者生前的时代究竟是怎样的，他到底来自什么朝代。（庄子从已知的信息假设，这个汉子已经去世五百年了）所有这些对汉子来说全是扯淡，他想要找到他的衣服，甚至以武力要挟庄子；于是，庄子试图唤回司命把汉子逐回冥界，可是司命没有来，努力扑了个空。庄子吹响了警笛，巡士出现了（异化一超出文本之外），他认出了著名哲学家庄子，因为他的上司是庄子哲学的崇拜者。庄子得以离开，继续踏上去觐见楚王的旅途，但汉子依然缠着他不放：只有从他手里要回衣服才能体面地回家与家人团聚。巡士建议庄子分给汉子一件衣服，庄子同意这个建议，但他毕竟是去觐见楚王，必须穿戴整齐，巡士觉得有理，就放他走了。现在，汉子只能指望巡士解决问题，缠着他想法子，而巡士挣扎着吹起了警笛，但没人来帮他，故事结束了。

可以把这个故事描述为对庄子的戏仿，因为其中庄子哲学只是依稀可见，且细碎得难以辨认，即使如此，鲁迅对这些哲学痕迹也极尽调侃。原文中至关重要的关于生死的哲学主题完全被舍弃了，取而代之的是，庄子被描绘成一个狂妄自大的蠢货。最后，鲁迅的剧本是对老庄思想的隐晦批评，比如，它缺少对普通人命运的关切，对生活而言它是一种“能说不能行”的哲学。故事的结尾可能影射鲁迅时代的贪官污吏（巡士），因为警员毫不在乎弱者的窘境——这使得反抗权威成为正当合法的举动。

鲁迅处理庄子文本的方式与郭沫若在1923年写的一则故事极为相似，题为《柱下史入关》，讲述与庄子齐名的（传说中的）道家始祖老子的故事。在郭沫若的作品中，老子废除了他的道家哲学，转而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可见，鲁迅对道家故事的重写，是与时代的社会与政治倾向相契合的。前文已经提及，1920至1930年代中国的时代精神是为左翼思想和左翼作家所主导的，因此以“无为”为要义的道家哲学被批判为利己主义，无助于解决社会问题。

<sup>4</sup> 鲁迅：《鲁迅著译编年全集》（十九），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2页。

<sup>5</sup> 同上。

<sup>6</sup> 参见注3

### 三、恩岑斯贝格对鲁迅（重写庄子）的重写

恩岑斯贝格（1929-）是德国的重要学者、诗人、杂文家、剧作家和小说家，他擅长讽刺，注重形式的精巧。他获得许多文学奖，如1963年的“毕希纳奖”（德国文学的最高荣誉），2009年荣获加拿大格里芬诗歌奖的“终身成就奖”。

为了更好地理解恩岑斯贝格，我们必须知道他受到德国1968年学生运动的强烈影响。差不多半个世纪前的那个时代是以学生的急剧政治化和极左倾向为标志的，与鲁迅的时代颇为相似。除此之外，在1960年代后期（与中国的文革同时），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学生中流行开来，人们发现了毛泽东思想。毛主义盛行一时，德国左派文化圈首先接受了鲁迅。《航向》（*Kursbuch*）是当时左派的重要刊物，恩岑斯贝格担任其编辑。《航向》第15期（1968年9月）出版鲁迅作品专刊，1979年在柏林举办了名为“鲁迅：同时代人”（*Lu Xun, Zeitgenosse*）的展览。

恩岑斯贝格作为鲜明的左派知识人出场时，他的政治立场受到许多辩论和批判活动的制约；但是后来，他经常转变自己的角色和判断。因此，有人这样指责他：“他是一个势力小人，一个政治上的花花公子，一个高喊着‘所有的人都上车’的领导者，却跳上了开往相反方向的列车，只因为这趟车乘客不多，舒适而体面。”<sup>7</sup>恩岑斯贝格和左派作家魏斯（*Peter Weiss*）二人曾发生过一场著名的辩论，后者要求恩岑斯贝格给出一个更清晰的政治承诺。对于这些指责，他的回应是：“我不喜欢政治承诺而更爱辩论，我崇尚怀疑胜过情感。我没有恒定如一的世界观，现实决定怀疑。”<sup>8</sup>

恩岑斯贝格于1978年写了一出广播剧《死者与哲学家——根据鲁迅版本改编的场景》。<sup>9</sup>内容梗概如下：

故事的开始，恩岑斯贝格基本上照搬鲁迅的叙述（《庄子》里没有复活的死者在此复活了），只不过添了些讽刺的点缀。对鲁迅文本最关键的改变，发生在警察出现之后。在鲁迅文本中，死者向庄子要衣服，但他以要觐见楚王为由拒绝了；然后，死者偷了庄子的马，绝尘而去。庄子因这一突如其来的事件而愤怒不已，于是警察忠告他要冷静——由此可以获得智慧。（讽刺的是：面对因为丢失衣服而着急生气的死者，庄子曾给出同样的建议。）庄子重复道：“去你的冷静！”在这个时刻出现了角色的翻转：警察变得富有哲思，引用起庄子的“梦蝶”，而庄子则恰恰相反，变成一个浅薄之人。庄子提醒警察要恪守职责，要求带他去见警长（一个庄子教义的崇拜者）。但警察却说那个之前的警长——一个博学智慧之人——获得升迁而调走了；现在的警长认为，所有的哲学家都应被处以绞刑。警察离开了，只留下庄子一个人。他绝望地再次呼唤司命，司命出现了，却带着几分怒火，说到：“命运就是命运，不是可以拿来开玩笑的东西。”庄子向他要马和放有珍贵手稿的包袱，司命回答（根据庄子自己的哲学）：“书本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庄子说：“解脱了！我受够了智慧及其同类，我希望死去，这样就不必夜里还坐在这，连马和包袱都没有了。”司命正准备满足他的愿望，庄子却突然害怕起来，想要收回没想清楚就说出的话，他害怕虫子咬啮他的身体。但司命安慰他说，将把他直接变成仿佛死了五百年的白骨。场景转换：赤裸的死者骑着庄子的马闲逛，他撞见了一堆衣服，边上有一具骸骨。他高兴地说：“从不可能到可能，只是一瞬间一小步。”然后他敲了敲头骨（正如庄子在故事开头做的那样），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最后他问：“莫非

<sup>7</sup> Peter O. Chotjewitz, “Einsteigen bitte!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 ekelt sich vor vollen Zügen. Gedanken zu seiner »Nachschrift zum Irak-Krieg«”, *Der Freitag*, 25.4.2003; <http://www.freitag.de/2003/18/03181101.php>

<sup>8</sup> Joachim Schickel (Ed.), “An Peter Weiss und andere”, *Über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 Frankfurt/M.: Suhrkamp, 1970. 法兰克福：苏尔坎普，

<sup>9</sup> 它发表于刚才提到的“鲁迅，当代”展的目录上，（*Lu Xun – Zeitgenosse [Contemporary]*, 1979），也参见 *Der Fliegende Robert. Gedichte, Szenen, Essays*, [*Flying Robert. Poems, Scenes, Essays*] of 1989.

你是因为自己的愚蠢而死的吗？”他又自问自答道：“空空作响，没有回答。我想，除了我，还有谁是个蠢货呢？人死了就是死了，死人又不能说话。”剧终。

因为身份的倒转（庄子成了死者，死者成了庄子），恩岑斯贝格对鲁迅（和庄子）的重写可被视为庄子“梦蝶”在舞台上的实现：在这个万物变动不居的世界里，没有固定的身份，没有固定的“自我”。庄子成了死者，只是因为“从不可能到可能，只是一瞬间一小步”——从一个身份到另一个。最终，再也分不清谁是谁——谁是庄子而谁又是死者，其身份转换犹如庄周梦蝶的故事背景，而这便是庄子最重要的哲学主题的精妙阐释：“齐物论”。这是《庄子》中的一篇文章的题目，“梦蝶”的故事就出现在其末尾。

恩岑斯贝格最终把庄子改写得犹如一个蠢货，但在“齐物论”（或瞬息万变）的世界中，从哲学家到蠢货也只是一步之遥。尽管恩岑斯贝格和鲁迅一样，把庄子（作为一个人）嘲笑了一番，然而在前者的剧本中，我们发现——除了嘲弄之外——还有对庄子原本的哲学内容的卓越发展。作为一篇文学文本，就其艺术表现和哲学内涵来看，恩岑斯贝格的剧本似乎比他的模板鲁迅显得更有说服力。

让我们比较一下这三个故事：在庄子原文的故事中，只有两个人物，庄子和头骨。他的主题是生死问题，比如，在死亡面前获得平静。鲁迅为故事加入了新的转折，尤其是死者的复活，此外，也多出了巡士和司命的形象。鲁迅揭示了道教哲学家的自负：对他来说（并且符合鲁迅时代的反传统精神），道家不关心“社会问题”。因此，哲学不是鲁迅版本的主题，他的剧本仅仅提及庄子“梦蝶”，却并未令它发挥什么作用。恩岑斯贝格版本中的人物与鲁迅的相同，但他为这个故事又添加了些许曲折的情节：死者骑着庄子的马走了，因此庄子呼唤司命（并且脱口而出死的愿望）。最重要的是，庄子成了死者，死者重复了之前庄子的经历。除了鲁迅和恩岑斯贝格文本间的差异之外，我们也发现了它们所暗含的哲学旨趣亦有所不同。一方面他们都消解了庄子发现头骨这一故事中的哲学内涵（看淡生死）；另一方面，恩岑斯贝格用庄子“齐物论”的思想改写了这个故事，赋予它全新的转折与意义。

就后设的跨文化视角来看，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鲁迅的戏仿与社会主义式的歪曲，以及他以此嘲笑传统、支持革命，恩岑斯贝格（作为一名西方左派知识人）恢复了庄子哲学中的变和“齐物”思想。除此之外，就他对道家哲学的正面态度来说，他与德国社会主义作家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布莱希特的诗歌《老子出关著道德经的传说》（1938）<sup>10</sup>中，作者流露出对老子道家哲学的诸多同情——与他的中国共产主义同志以及前文提及的郭沫若在《主人的回归》中的态度大为不同。因此，恩岑斯贝格和布莱希特相较于鲁迅和郭沫若，不仅体现为从东到西的跨文化视野的转变，也是西方左派知识人对道家哲学的一种不同寻常的赞赏——与现代早期左翼知识分子的摒弃截然相反。

附录：

Bertolt Brecht: *Legend of the origin of the book Tao Te Ching on Lao-Tzu's road into exile*<sup>11</sup>

Once he was seventy and getting brittle  
Quiet retirement seemed the teacher's due.  
In his country goodness had been weakening a little  
And the wickedness was gaining ground anew.  
So he buckled on his shoe.

<sup>10</sup> 参见附录。

<sup>11</sup> <http://www.tao-te-king.org/brecht.htm>

And he packed up what he would be needing:  
Not much, but enough to travel light.  
Items like the book that he was always reading  
And the pipe he used to smoke at night.  
Bread as much as he thought right.

Gladly looked back at his valley, then forgot it  
As he turned to take the mountain track.  
And the ox was glad of the fresh grass it spotted  
Munching, with the old man on its back  
Happy that the pace was slack.

Four days out among the rocks, a barrier  
Where a customs man made them report.  
'What valuables have you to declare there?'  
And the boy leading the ox explained: 'The old man taught'.  
Nothing at all, in short.

Then the man, in cheerful disposition  
Asked again: 'How did he make out, pray?'  
Said the boy: 'He learnt how quite soft water, by attrition  
Over the years will grind strong rocks away.  
In other words, that hardness must lose the day.'

Then the boy tugged at the ox to get it started  
Anxious to move on, for it was late.  
But as they disappeared behind a fir tree which they skirted  
Something suddenly began to agitate  
The man, who shouted: 'Hey, you! Wait!'

'What was that you said about the water?'  
Old man pauses: 'Do you want to know?'  
Man replies: 'I'm not at all important.  
Who wins or loses interests, though.  
If you've found out, say so.'

'Write it down, dictate it to your boy there.  
Once you've gone, who can we find out from?  
There are pen and ink for your employ here  
And a supper we can share; this is my home.  
It's a bargain: come!'

Turning round, the old man looks in sorrow

At the man, worn tunic, got no shoes.  
And his forehead just a single furrow.  
Ah, no winner this he's talking to.  
And he softly says: 'You too?'

Snubbing off politely put suggestions  
Seems to be unheard of by the old.  
For the old man said: 'Those who ask questions  
Deserve answers.' Then the boy; 'What's more, it's turning cold.'  
'Right. Then get my bed unrolled.'

Stiffly from his ox the sage dismounted.  
Seven days he wrote there with his friend.  
And the man brought them their meals (and all the smugglers were astounded  
At what seemed this sudden lenient trend).  
And then came the end.

And the boy handed over what they'd written –  
Eighty-one sayings – early one day.  
And they thanked the man for the alms he'd given  
Went round that fir and climbed the rocky way.  
Who was so polite as they?

But the honour should not be restricted  
To the sage whose name is clearly writ.  
For the wise man's wisdom needs to be extracted.  
So the customs man deserves his bit.  
It was he who called for it.

(Transl. John Willett)

布莱希特：《老子出关著道德经的传说》

1  
他年已七十，身体羸弱，  
还得出走，实属被迫，  
只因国风再次日下，  
恶行再次盛旺，为求宁安，  
师者只得再将鞋子绑缚。

2.  
打点行囊，取他所需，  
所需甚微，只要些许：

一支烟斗，晚间他不能不吸，  
一本小书，他不时还要读起，  
还有白馒头，是以充饥。

3.

回望山谷，心头是愉，然后忘却，  
他走上山地，  
牛儿见草，喜在心里，  
它边驮老者，边嚼青草，  
可对老者，已快得足矣。

4.

第四天上，走上石道，  
一个关令挡住路道：  
“可有值钱物品？关税当付！”  
“没有，没有，”书童回付，  
“他是老师。”一语便说得很清楚。

5.

可这男人还有个心动，  
接着来问：“他有何所获？”  
书童言道：柔弱之水，日复一日，  
可将硬石击溃，  
刚强者可被击破，这个你亦当懂。

6.

书童赶牛，重又上路，  
天黑之前，还要走上段路。  
黑黑的松树下，三者已经消融，  
突然间跑来那男人，  
他叫：“嘿，站住！站住！”

7.

那，那柔水是咋回事，老人家？”  
“你感兴趣？”老者停住。  
“我不过一个税吏，”  
那人言述，“不过，谁能胜谁，我的确想搞清楚。  
如果你知道，就快快来述。

8.

给我写下，孩子！  
对了，这等东西行人如何会带上路，  
我那里有纸也有墨，  
还有晚饭，本人就在那里居住。

怎么样，满意可否？”

9.

老者将来人上下打量，  
破烂的袍子，脚上也不见鞋一双。  
一道皱纹印在脑门上，  
显然不是强悍之徒，  
于是他喃喃言道：你也（我这般贫穷）？

10.

请求得恭敬，  
老者老矣，如何能推托。  
“问问题者，”老者言道，  
“自当得到答复。”书童言述：“天将冷矣。”  
“好吧，我们就来小住。”

11.

于是老者下了牛背，  
挥笔七天两人写得疲惫，  
税吏还要左右备饭（不时小声  
将人间的走私诅咒）。  
然后书就如此写就。

12.

这天大早，81 段警句  
书童手交税吏。  
感谢他还以干粮相送  
他们又消失在那岩石松树后。  
今人会说：还能有比这更多的礼数？

13.

我们不能只赞颂  
封面上的智者，他已经大名显赫！  
他的智慧也得有人去截获。  
因此我们感谢这位关令，  
是他将这智慧索得。